

壹、前言

西方哲學傳統與生命相對立的超越意涵，揭示了死亡議題在西方哲學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性。在身體的死亡之後獲得了靈魂的永生，此脫離了身體羈絆的靈魂存在於西方哲學傳統中，以其理性見證哲學超越的真理。但將價值訂立在超越生命彼岸的意圖，不正宣告著生命與哲學價值的悖反嗎？哲學家以理性構造出普遍的真理型態，試圖帶領人超越情感的紛擾朝向永恆之境，但除非如同Socrates以生命做犧牲換取永恆的超越，否則人是無法離開生存的現實的。而若人無法離開生存的真實，卻又否定生存而將價值訂立在形上的界域，這不正意謂著追求真理的哲學家¹們既無法如同Socrates一般實現超越，以純粹的理性見證真理，又無法肯定自己的生命，如此的思維所構建的哲學，不正建立在自我否定的基礎上嗎？我們的研究由此問題意識展開，並由以下幾個階段展開推論：

首先對於生命與超越的關係進行討論，展示E. Lévinas如何化解存在於西方哲學傳統中身體與超越的對立。進一步以身體性所具體化的生存為超越的基礎，嘗試在Lévinas哲學的基礎上說明何謂人性的超越，²並進一步以人性的超越來說明倫理的意義。對於Lévinas哲學的閱讀常常被設定在主體脫離對自身的關注而朝向無限界域的超越，因而將與他人的關係視為獨立於生存之外的倫理學。一旦將Lévinas對於倫理的關懷詮釋為倫理學的議題，與他人的關係立即被詮釋為與無限的關係。但被Lévinas所詮釋的與他人的關係可以被倫理學所提供的意義窮盡嗎？我們將由Lévinas對於超越所持的態度來說明超越與人性的超越的差異，以及倫理學與倫理的差異，最終將我們的關懷停駐在，人性的超越如何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實現「為他人」的倫理。從超越到人性的超越，因而是從否定生命的冰冷理性，到肯定生存並以生存的真誠性承擔他人的歷程。

¹ 哲學家是未曾實現超越卻否定生命的人，其思維只侷限在對於形上之物的觀照，而無法落實到生存的真實中，因而無法以哲學之思給予生存正面而本質性的肯定。

² 對比於Socrates否定生命的超越，人性的超越是肯定生存的人之本性（l'humain），其所展示的是人在擔負自己生命責任的基礎上所實現的與他人的關係。

貳、從 *Phaedo* 看西方哲學傳統中的生命與超越的關係

一、*Phaedo* 篇中的兩條平行線—— Socrates 的理性與他人的眼淚

在*Phaedo*中，Socrates視死亡為哲學家的事業，³他認為這些訓練自己在盡可能接近死亡的狀態中生活⁴的哲學家們，面對死亡應該要無所畏懼。Socrates以其理性描繪死亡，他將死亡視為靈魂解脫的過程，認為只有瓦解了身體這個囚牢，靈魂才可能回到與諸神共在的天堂。在他驅逐了女人⁵之後，似乎抑制了死亡所造成的情感騷動，成功實現了理性之知的最高意圖——讓死亡的意義在理論中流傳⁶。Lévinas (1993: 27) 在對於*Phaedo*的分析中揭示了Socrates的意圖：「比死亡的焦慮更強的理論是整個*Phaedo*的意圖」；⁷傳統哲學由理性切入*Phaedo*的分析方式，所依循的正是Socrates所指引的方向。但有一個頑固的激動狀態在以理性為主軸的閱讀脈絡中被忽略，沒有話語的Apollodorus從頭到尾都在哭泣：

死亡——他人之死——並沒有脫離這戲劇化的特徵，它是全然的激動，是全然的感動。請在這意義上觀看 *Phaedo* 開頭與結尾中對 Socrates 之死的回顧。一邊是那些人們，他們在這一死亡中發現了期待的理由，另一些人（Apollodorus、女人）則哭得過了分，哭得毫無節制：就好像人性並沒有被節制所耗盡，好像在死亡中有一種放縱。它是簡單的過渡，簡單的出發——

³ 「然而，靈魂解脫的願望，主要或者只有在真正的哲學家那裡才能看到。事實上，哲學家的事業完全就在於使靈魂從身體中解脫和分離出來。不是那麼回事嗎？」（*Phaedo*, 67d）

⁴ 「像我開頭所說的那樣，如果一個人一生都在訓練自己在盡可能接近死亡的狀態中生活，那麼當死亡到來時他反而感到悲哀不是很可笑嗎？」（*Phaedo*, 67e）

⁵ 哭鬧的Xanthippe。

⁶ 在*Phaedo*中，雖然Socrates見了他的妻子Xanthippe，但顯然他並不希望哭喊的妻子擾亂了他的寧靜，而差人將她送回家。女人在*Phaedo*中的角色是被情感所支配的非理性的象徵，她的在場無疑擾亂了Socrates以「理性」面對死亡的意圖，因而Socrates將她驅逐。

⁷ 原文為：“C’est toute l’intention de *Phédon*: la théorie plus forte que l’angoisse de la mort.”（Lévinas, 1993: 27）